

华联商厦买正版的变形金刚，可90后们却只记得那里叫做永安公司，有个挺绅士的老先生戈瑞清，每天固定时间在阳台上吹萨克斯风。

在穿越豫园老城厢和老西门以后，10号线新天地站、陕西南路站，又让追忆老卢湾的上海人为之莫名感伤。一方面，那是1990年代末以来小资情调的汇聚之地——去新天地喝咖啡，到百盛过12月31日夜的年终大销品，如今竟然都已经成为了往事。“那是在安妮宝贝笔下白衣白裙纯情的姑娘出没的地方。”乐评人任正说，“可惜，那个专卖打卡CD的小店，那个小门小脸的小店，已经消失了……”

别说打卡CD之类小众货色，在建造10号线以前上海人无人不晓的襄阳路市场就已经灰飞烟灭。只是营业多年的油麻地港式茶餐厅，不知还有多少人能够回忆起来。“其实那家店很有一种脏乱差的感觉，但因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港产片、电视剧很红火，带着那家‘油麻地’火爆了一阵子。”任正说，“后来为了建造10号线陕西南路站，全部推了……推了也就推了，如今上海小青年分分钟买张飞机票去香港正宗的油麻地，当年的那家淮海路油麻地，即便没被推掉，估计也已经倒闭。”

淮海中路之所以高大上，可不仅仅是因为商业繁华，其实从陕西南路站到上海图书馆站之间的淮海路路面上，并没有太多商业气息，但却是上海的气韵所在。从复兴公园到浓荫蔽日的汾阳路上的上海音乐学院。摄影家尔东强十多年前拍摄《上海装饰艺术派》系列作品的时候，来来回回走过不知道多少回。复兴中路上的伊丽莎白公寓、克莱门公寓、麦琪公寓，淮海路上的林肯公寓等等，都可以驻足细看。至于新式里弄的代表作上海新村等等，则又能让人怀想10号线在江湾一带所能看到的大上海计划遗迹。它们是同时代的作品。

当年的季风书店开在陕西南路站，如今已经搬迁到上海图书馆站。开在陕西南路站的时候，是荡马路年代的尾声，小资们小情小调地在这里选书以后，主要是为了去百盛大大血拼一番。而在实体店都不怎么景气的当下，季风书店开到图书馆站，未尝不是一桩好事。这是一种宿命，也是一种回归——书店开在图书馆畔，怎么说也让爱书之人少跑几步。

西郊记忆

10号线交通大学站一带，有清末李鸿章家族产业，包括如今的上海交通大学、复旦中学等。正因为10号线的串联，让这些大中学校与江湾的大学们有了更多联系，比如2015年5月是

复旦110周年校庆，这不仅是位于邯郸路的复旦大学110周年校庆，也是位于华山路淮海西路口的复旦中学的校庆。论起办学的历史，复旦最早就是在华山路办学，如今的复旦中学登辉堂，当年就是李鸿章祠堂。

当地铁列车经过交通大学站，从虹桥路、伊犁路、水城路等一路向西，最终到达虹桥2号航站楼和虹桥火车站。如今，来自海内外的游客大都对虹桥枢纽很熟悉，然而上海的大虹桥概念，大约在20世纪中前期即已经形成。

虹桥镇，坐落在如今的漕河泾地区，属于闵行区。然而，从20世纪中前期开始，上海人概念中的虹桥，大约就在如今的古北、虹桥迎宾馆这一带，大约相当于虹桥镇北5公里左右。除了“虹桥”，上海人又称这一地带之为“西郊”。西郊公园如今的名称是上海动物园，亦是10号线的一个站点。

一提起虹桥路，一提起西郊，不得不提的就是虹桥路的别墅们。白先勇在他的小说《谪仙记》中，也将人物李彤的家，安放在虹桥路的别墅里。这是一幢德国式建筑。从10号线虹桥路站出来，要向西走上两站路，才能到达传说中的那幢德国式别墅——白崇禧家。白先勇曾回忆，抗战胜利后，他随父亲白崇禧来到上海，一度得了肺病，需要隔离。于是，就在虹桥路的别墅住了两年。这两年，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，是孤寂清冷的岁月。

“凤阁龙楼连霄汉，玉树琼花作烟萝”，当白崇禧败走大西南，继而随蒋介石退往台湾，作家张爱玲却仍在上海。在1949年后新写的小说《十八春》里，她将祝鸿才暴发的标志，定为“在虹桥路买了别墅”。那个年月的虹桥路凯旋路附近，是上海西郊的农田村舍，间或有乡村别墅点缀其间。

张爱玲最终在1950年代初离开了大陆。也正是在那时候，上钢十厂的冷轧带钢车间，在虹桥路与凯旋路之间开建了。车间之大，与位于淮海西路的十钢总厂遥相呼应，直到厂区相连。到了1990年代，随着产业结构调整，上钢十厂原址又逐步停产。

如今的上钢十厂老厂房，成为了艺术园区，最潮最in的美术馆、画廊聚集其间，那就是红坊。红坊，正是经历了西郊田园村舍、工业化大城市钢厂后，此地最新的风情。前年夏天，红坊曾经有过一场大活动——上海艺博画廊、上海圣菱画廊、上海华氏画廊、上海红桥画廊和上海奥赛画廊等发起的“画廊联盟”。只要看看参展艺术家的名头，就能掂量出此画廊联盟在艺术市场的分量——罗中立、周春芽、刘小东、丁乙、何多苓……，都是中国当代艺术第一线的名家。然而，当年白先勇、张爱玲那一辈人的西郊记忆，在如今的10号线这几个站点，却真的很难寻觅，不能说都已经随风消散，但大多只是零星地伫立在那儿，成为了上海一个年代的点滴痕迹。■